

窗外夜雨淅淅瀝瀝，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屋檐。我倚着窗沿，一首《二泉映月》幽幽響起，像寂靜山林的一陣勁風，翻耕寸土地勾起埋在腦海底的回憶。

幼時的暮春，我曾以最驕傲耀目的神采邁上舞台，又以灰溜溜的弓背離開舞台。在那一天台上，我聽到：「很不幸，這次淘汰的是……三十二號選手」，是擲地有聲，又是溫柔和藹地向我宣告失敗。那一瞬間，懷裡的古箏靜悄悄，觀眾席也靜悄悄，推開賽台大門後也靜悄悄的，連淚劃過臉頰也是靜的。我只記得那時候的滔天悲哀，我狠心將古箏埋藏在不見天日的濕土裡，連那份滾燙的熱愛也埋藏下來。漸漸地，火苗熄了，蓋了灰。

微雨隨風撲面而來，漸漸細小。越過院子，走到大路邊，恐懼圍繞心房。或許是逃避，我加快速度穿梭在歡笑啼聲之間。走着走着，一首《二泉映月》遠遠飄來，抬眼望去，一名單薄的男子在橋底下彈着，只見行人匆匆而過，有時停駐幾秒卻眉一皺，馬上離去。那脆弱如同易折的身影，不禁讓我想起那天台上疏落的掌聲，像尋到知音，又像尋到同病相憐的人，腳步邁到他身前。我堅持着，固執着聽他彈完一首又一首，響起一聲又一聲的掌聲，激烈而堅定，像是安慰某顆埋在深土裡的火苗。

「先生，你彈的《二泉映月》很悅耳。」他一愣：「謝謝。」我頓了頓，抬眼再次望向稀疏的人流，再望向準備繼續彈琴的男子，手指無意識地摩擦，最終鼓起勇氣問道：「沒人欣賞也要繼續彈嗎？」「繼續，因為喜愛。」我頓了一瞬，他繼續道：「你看那棵老樹，有花苞時沒人驚嘆，開花時也只引來寥寥幾人，可它還是年年開花。」抬頭望去，那是一棵老樹了。隨着男子的指腹劃過琴弦，一陣陣餘韻聲圍繞耳畔，宛如穿山松林，哀鳴顫盪。那過往種種，那跳動的火苗一下一下地顫着，沾在苗上的污垢隨着琴音剝落。我彷彿感受到那沖天的哀叫，是來自內心掩蓋的深處，是來自靈魂的叫喊，叫那身厚重而沉澱的穢土掉落，露出原本滾燙的模樣。一曲終，萬籟俱寂，餘韻卻在內心久久盪開。我邁開腳步，一步一步，二步三步……風呼嘯耳旁，碎髮飄至腦後，此刻彷彿世間萬事都不能抵擋那重見天日的寶藏——名為「熱愛」。

挖起古箏時，手是顫抖的，淚是溫熱的。世間萬語在看見鋪滿灰土的古箏時，只剩下重複又重複的擦拭。待它煥然一新，又小心翼翼地放在前廳的桌上。望着喚起第一份熱愛的古箏，心裡悔恨萬千。

憶起小時候剛開始學琴，每彈完一首總愛問老師自己彈得好嗎，只記得那時老師只是微微一笑，摸了摸我的頭。現在想起來，藝術哪有好與不好，就像那名男子，雖然技藝未必精湛，也沒人為他鼓掌，但那份因熱愛而奏起的音律卻能撼動人心。

我慢慢地撫過琴弦，仔細感受指下傳來的顫鳴，是埋藏多年對我的悲哀與失望，亦是那腔壓抑多年的狂熱跳動。在要破土之時，「錚——」一聲划破寂靜，所有的悲悔、憤怒和躁動都靜了下來，接着指尖緩緩奏起琴來，時快，時慢，時烈，時平。不知過了多久，一曲《二泉映月》平復而終，所有的情緒交織也隨之消散。直到今天，我才恍覺往日的荒謬，才恍覺我無法割捨那份熱愛。而那最初、最原始的熱愛不夾雜任何名利榮耀，是最純粹，也是無法替代的寶藏。不知何時，我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，背棄初心，走向世俗的欲望與追求，並在這份污穢中越埋越深，直至被世俗觀念束縛，蒙蔽雙眼，把潔淨的心靈染上污垢，不復初心的純淨。

現在，我彈起琴時，不再追求賽台上的刀光劍影，不再束縛於名為世俗慾望的泥土。我挖起寶藏，挖起純粹的心靈，在如今充滿名利誘惑的世界裡破土而出，尋一片靜心之地，保留一片初心、潔淨的熱愛，才方得始終。

---